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创作辅导讲座举行,中国神话学会会长叶舒宪在首讲上呼吁——

必须重建认识华夏文明之根的新视野

■本报记者 范昕

“新世纪畅销文学作品《达芬奇密码》,灵感完全取决于考古新发现——女神的文明。莫言小说《蛙》中的青蛙,也并非凭空蹦出的,它是至少有着上万年历史的重要神话原型。”昨天,“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创作研究系列辅导讲座(以下简称“创世神话辅导讲座”)于中华艺术宫首度开讲。讲座嘉宾——上海交通大学志远讲席教授、中国神话学会会长叶舒宪,不时以深入浅出的举例提醒听众,遥远的神话是我们值得珍视的创作灵感库,也是我们值得栖身的精神故乡。

这个7月,总计五场创世神话辅导讲座亮相中华艺术宫,根据市委宣传部统一部署,由市文广影视局主办,上海艺术研究所、中华艺术宫承办。除了叶舒宪昨天带来的《从神话学看中国文化》,还包括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田兆元7月6日的《中国创世神话的类型与谱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民间文学教研室主任陈连山7月14日的《中国古代神话的涵义》,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黄德海7月19日的《中国古代神话损益》,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副研究员毕旭玲7月20日的《中国上古神话的组合与解构》。记者从主办方了解到,参与讲座的听众,一部分是来自本市各高校、文艺院团、美术单位、影视机构从事创作和研究的一线人员,另一部分是社会听众,他们对神话题材的浓厚兴趣超乎预料,开放的预



罗玲创作的《辟除四凶》连环画内页。

约名额数小时内就被全部预约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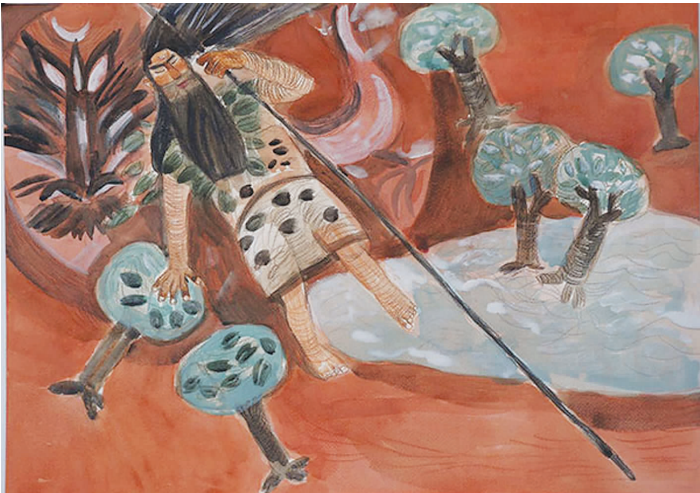
需要探寻的是“神话中国”,一种来自神话的思维方式

世界文学史的惯例,似乎都是从神话开始讲述;一提中国的神话,人们习惯从《诗经》《楚辞》《山海经》讲起。叶舒宪却强调:“神话不是属于文学的。把神话归为文学,归为民间文学的一个体裁,这是一种窄化。神话来自没有文字的史前时代,它是文、史、哲、政治、宗教等一切人文学科的共同源头。”在他看来,人们需要探寻的,不仅仅是对应希腊罗马神话等文学本位概念的“中国神话”,而是“神话中

国”。这是一种来自神话的思维方式。经史子集等传统国学资料固然是了解中华创世神话的一重途径,叶舒宪更提出另外三重或许被人忽视的途径,一是出土的文字资料,一是口耳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是以文物及图像为代表的艺术史和考古学资料——这是他的“四重证据法”。“从有汉字记录的小传统拓展到传说、文物等先于文献而存在的大传统,有助于揭示我们很多以前不知道的文化来源问题。”

“熊图腾”“玉文化”中,藏着创意与想象的源泉

讲座中,叶舒宪以“四重证据法”



施晓颖创作的《伏羲创八卦》连环画内页。

为听众掀开的“神话中国”一角,令人大开眼界。他认为华夏文明神话的历史渊源中,就藏着未来的创意与想象源泉。

原来,中华文化的图腾崇拜中,先于“龙图腾”的,有过流行千年却失落已久的“熊图腾”。“为什么黄帝号有熊、伏羲号黄熊、楚国国有25位帝王留下的名字都叫熊某?”对此,传世典籍是没有什么解释的,出土的文物与口传的非遗却给出了证据。在一方近几年考古发现中新采集来的画像石上,只见“熊”被置于左青龙、右白虎的正中,占据主神位置,而华夏文明向来以“中”为尊。相互佐证的,还包括考古发掘的5000年前红山文化女神庙中出

现的神熊塑像和真熊头骨,甘肃礼县秦先公墓出土的青铜熊车,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镶嵌绿松石熊形铜牌,距今28万年的辽宁金牛山旧石器时代人类洞穴遗址中的熊头骨等等。而最好的非遗传物则来自华佗五禽戏中的“熊戏”,用模拟神熊的修炼姿势,完成中国版的仿生学神话的养生实践。

原来,相比秦始皇以武力统一,玉文化以神话信仰统一要足足早上两千年。“神话中国的一个核心观念是昆仑,与这一座神话宇宙山相联系的还有玉山、群玉之山、黄帝、白玉、玄玉、西王母、瑶池、不死药、仙桃之类的系列观念。”叶舒宪说,有了对文化大传统的这类深度新认识,人们不难看出,凤翔、宝鸡、

天水、张掖、酒泉、玉门、乾齐、敦煌、玉门关等都是典型的神话中国之地名。

创作与传播的一系列尝试为中华文化培根固源

举办创世神话辅导讲座是与“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相配套。这一工程是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共同组织实施的一项重大创作项目,通过创作一批优秀文艺作品梳理中华文明起源,展现中华民族精气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提供文化源头上的支持。目前,工程已启动一年多,在文学、美术、舞台、影视等文艺创作各个领域全面推进。比如,30本连环画将于8月出齐;上海木偶剧团讲述女娲补天故事的海派木偶剧《创世》目前剧本初稿已完成;上影前不久启动“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板块中的第一部影片《大禹治水》创作以及系列艺术动画片《创世神话》的创作。

围绕“创世神话”的一系列文化传播方面的相关活动也正在推进或酝酿中。比如,一系列与创世神话相关的美术公开课、艺术体验与互动活动、美术教育校园行活动等已经或者将在中华艺术宫举办;刘海粟美术馆正在筹备以中华创世神话为主题的互联网艺术大展;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年底计划推出“中华艺术史冬令营”,帮助儿童从陶器、青铜器等艺术的起源上了解中华文明的源头。

九十高龄艺术大家探求认真无止境

《听蕉长春——韩敏书画展》在龙华古寺染香楼举行

本报讯(记者范昕)昨天,《听蕉长春——韩敏书画展》在龙华古寺染香楼举行。画展的主人公海派书画名家韩敏,今年已九十岁高龄。

韩敏幼承庭训,浸润翰墨。他书画根基深厚,书法风格脱胎于“板桥体”而独具一格,被业界称之为“韩体”。书法大家周慧珏以“借古创新,笔力雄浑”释义“韩体”书法之精妙。作为当今海派绘画中为人乐道的古典人物画

家,韩敏的画注重线条勾勒,其绘画刚健婀娜,色调浓烈。他笔下的达摩图禅意机趣,匠心天成;侍女图人物灵动,含羞如诉;花卉图飘逸秀雅,大气不群……无论画什么,韩敏都力求与当下观众的审美情趣相契合。世间万物在他笔下,化为至情至性,满纸跃动,显现蓬勃生机。韩敏的艺术风格自成一体,却从不恃才傲物,坚持践行学无止境追求。虽至耄耋,他仍每日精进,不辍笔墨,不断有新作问世,对每一幅作品都精益求精。

此次龙华古寺、上海大慈公益基金会举办《听蕉长春——韩敏书画展》之际,与韩敏相知相交多年、情义笃深的龙华古寺方丈照诚大和尚捐出韩敏20余年馈赠他的书画作品60余幅办展并义拍,在大慈基金会中设立韩敏文化专项基金,用于社会公益事业。韩敏为照诚法师的社会担当所感动,特意为义拍书写了一幅长卷。



三国人物艺术重塑能否保持历史质感

电视剧《军师联盟》主创希望包含当代人对历史的新理解



《军师联盟》走的是历史志书与《三国演义》之外的第三条叙事道路。但在突破套路的同时还能完成逻辑自洽,这对当下的历史剧创新具有借鉴意义。图为该剧剧照。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周公恐惧流言曰,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的这几句诗意思明了:评价忠奸,盖棺定论也就差不多了。偏偏历史上有个异类,他身后的骂名,棺材板都盖不住。

司马懿,最近热播电视剧《军师联盟》的主角。鉴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普及,司马懿在众人印象里,就是“老谋深算”“狼子野心”“腹黑”的代名词,更是仿佛出生就自带一把山羊胡。

所以,当《军师联盟》从曹魏阵营的视角讲述司马懿的谋略与无奈时,当剧中主角是下巴光洁的司马懿时,争议便出现了。反方认为剧里的时间线索与史书不符;正方也拿历史说事,指出剧中不少细节与典故严丝合缝。一言蔽之,这是部难以归类的剧,既非历史正剧,也绝不是借了历史人物的名号却脱离万里的“同人故事”。评价这样一部将历史片段打碎再重新戏剧化的古装剧,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戴清一语中的:“它既包含当代人对历史的理解,又不违背历史环境及人物的总体走向,其中的分寸拿捏正是艺术匠心和功力的体现。”某种角度而言,该剧为国产历史剧的创新提供了新的范例——在改写中依旧保持历史质感。

“月旦评”,并非史书的照本宣科

《军师联盟》的开篇不同寻常,第一分钟便出现一幅奇妙画卷,它不讲历史背景,而是辅以汉代壁画,叙述“月旦评”。

月旦评,东汉末年由汝南郡人许劭兄弟主持,对当时人物的诗书字画等进行品评,常在每月初一发表,故而得名。无论是谁,一经评点,声名大噪,引为美谈。这一情节的设置,分明写着主创的艺术构想:秦汉帝国末期,世家大族的人才垄断已成大势,但曹操颁布《求贤令》并借月旦评网罗天下人

才,这份唯才是举的初衷,与汉室王朝形成根本对立。由此,编剧常江以一个新的评判标准把一代奸雄从图谋帝位的反派形象中拉出来。

巧妙的是,常江并不回避自己的剑走偏锋,反而在月旦评中开宗明义——《军师联盟》并非历史志书的照本宣科,也非《三国演义》的新版翻拍。剧中的这场月旦评,杨修是主持人,正当他羞辱司马孚的文章时,司马家的老二司马懿登场了,论辩场上棋逢对手,司马懿祭出观点“史书记载就当真无错吗”,这或许可视为本剧的创作宗旨——不拘泥历史课本,不纠结于不可虚构。

这般摆脱历史束缚的情节在剧中比比皆是。最受人诟病的便是时间线。譬如前五集,剧情进展飞快,不仅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杨修、荀彧等司马懿的周边人物尽数出场,还囊括了不少重要事件:司马昭出生,华佗被赐死,月旦评,董承自尽,郭嘉病逝以及官渡之战。虽说这些事件都真实存在过,但依次发生在公元200年到208年,岂是剧中所表的顷刻之间。再比如前20集呈现出来的司马懿,活脱一个“宠妻狂”。次子司马昭出生时,他陪产;夫人张春华一言不合就拔剑揪耳朵,他一并笑纳;更不消说秋千架上赏月,携手种花养龟,哪一样都是当代观众眼里的风花雪月,与史书里那个贬损发妻为“老物”的形象大相径庭。尤其让许多历史爱好者扔出差评的还有一段,被夫人逼急了的司马懿嚷嚷着要家法处置,孰料“家法”只是小拳头轻捶胸口,张春华报以甜甜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但从戏剧结构的角度,也有人认为,如此重组恰是精妙招数。三国是乱世,而司马懿又有罕见的寿数。要将散落于一生的各个人物悉数串联在42集中,打乱时间线或只为直切主题,增加戏剧冲突。至于他夫妻二人的互动,谁又能说不是伏笔,此刻多甜蜜,将来就有多糟心。

历史质感的营造,植根于美学氛围与人物精神

历来讲三国,英雄常为第一视角,

司马懿则为诸葛亮的陪衬或阴谋家代表。戴清说:“这自然和《三国演义》‘拥刘反曹’创作立场的长久影响有关。”但是否有历史质感,甚至能否称得上良心剧,与是否虚构并不直接划等号。

事实上,近年来尝试重构并“另说”历史的良心剧不是孤例。好比前阵子重播的《大明王朝1566》,虽说“改稻为桑”纯属虚构,但嘉靖还是那个高智商的权谋家,海瑞还是那把宁折不弯的利剑,谁会说它消遣历史?又好比《琅琊榜》,直接架空,但其历史质感却被观众认可。在戴清看来,历史质感的营造,一靠历史美学氛围的营造,二靠贴合历史的人物精神基因。

《军师联盟》里,曹操与荀彧的经典一幕落在二人最后一次对话,决裂并诀别。荀彧说,平乱锄奸,我与明公同行;封王拜相,无法同行。曹操言,天下皆错看我曹孟德。至此,老一辈的曹操和荀彧基本完成了戏剧使命,且人物形象仍不出历史。而新一代的曹丕、司马懿虽然初登舞台中央,但此前好多细节均有史料打底。比如曹丕犯错被骂走,曹操旋即对卞夫人道,“以后不要把铜镜放在床上”。剧中这一出其实有典可循。曹操早年刺杀董卓未果,就因董卓借助床上的铜镜,看到了身后曹操的异动。而曹操以同样方式,窥破曹丕和母亲的双簧戏。又比如,崔琰谏言曹丕烧猎具,同样是在史料可查与戏剧鲜活中自圆其说。

更难得的是,该剧的人物对白古韵十足,却又不泥古晦涩。剧中,才华横溢的杨修总是旁征博引、出口成章,他与荀彧有段对话,引用乐府古辞《公无渡河》:“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彼此问答,言简意赅、耐人寻味。有人粗略统计,仅前20集里化用的古诗文不下30处,且几乎处处能嵌进历史与戏剧的双重框架里。

如果说前20集只是描绘了司马懿达出则气壮如牛,回则曲意逢迎的双面人生,那么后20余集,如何在主角“黑化”的过程中安置电视剧的价值底线,这才是成败关键。